

1720113

山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一辑

(总第四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王秀明
责任编辑：刘存善 张 冰
赵文朴 兰安乐
王书福

山西文史资料 一九八六年第一辑

胡耀邦同志答复关于黄植松烈士太原起义史实问题 (1)

抗日战争	午城歼敌日记 肖华 (2)
	广阳伏击战 罗焕章 (7)
	一九三八年翼城抗日活动 贾启允 (11)
	洪洞人民抗日斗争片断 郭思敬 (16)
	抗日战争中的士敏县大队 王之元 (23)
	转战山西南北的第十七军 高建白 (27)
	第十七军山西抗战见闻 蒋松嶂 (43)

记解放战争初期的平汉线北段战役 郑国仲 (55)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阎锡山“二的哲学”的运用 戎子和 (63)
	刘岱峰谈“七七”前后的阎锡山 王秀明 整理 (69)
战动总会	我在战动总会 韩慧芳 (75)
	忆战动总会戏剧组 李波 (83)
	牺牲在雁北的原战动总会同志 陈存栋 (87)

回忆太原女师赴绥蒙劳营护队 温宇枫 (89)

人 物 春 秋	为民主解放而献身的女战士	
	雷德容烈士事迹	邢锡麟等 (95)
	王光烈士传略	张福增 (105)
	忆阎焕景三兄弟	张光仪 (110)
	曹瑞芝传略	张荷 秦福海 (116)
文化教育	民大建校散记	杜彦兴 (122)
	民大学生反对阎锡山投降活动始末	田中畯 (131)
史 海 沿 河 会 通 门	护送李公朴赴晋察冀	钟吉龙 (142)
	晋绥九分区民工担架团随军记	薛光钦 (147)
	忻县三月	贾维桢 (154)
	青帮在汾阳的兴衰概况	侯心革 (159)
	黎城县粉碎离卦道暴乱记	王志道 刘书友 (161)
山西县城沦陷及解放收复概况	(170)	
质 疑 补 充 订 正	对《隰县抗日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	
	一文的再订正	彭文龙 (22)
	《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勘误表	(109)
	对晋西事变后韩钧致阎锡山电文的补充	张海平 (121)
	对《开明绅士牛友兰》一文的订正	裴亚东 (187)
《山西文史资料》第四十辑勘误表	(188)	

胡耀邦同志答复关于 黄樵松烈士太原起义史实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河南省尉氏县政协委托政协委员于兆福给胡耀邦同志写信，请求他对原国民党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太原起义的几个史实问题进行回忆，作一答复。胡耀邦同志接信后，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六日亲笔复信尉氏县政协。信中说：

“寄来的这份材料有几个地方写得不够准确。现负责更正如下：

一、国民党三十军军长黄樵松派王震宇带随从王玉甲来我军接头，到的是我军六十军的一个前沿阵地，具体地名我记不清了。当时六十军军长兼政委是王新亭同志，副军长是张祖谅同志，政治部主任是桂绍彬同志。

二、当时我们兵团领导人，司令员兼政委是徐向前同志，参谋长陈漫远同志，我是政治部主任，当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共同商量是由我星夜赶赴这个前沿阵地，直接谈、处理的。向前同志没有同他们会晤。

三、我同王震宇交谈磋商后，原拟自己进太原城同黄樵松军长会晤，经电话同向前同志商量，向前同志认为不需要亲自出马，才改派六十军参谋处长晋夫同志，以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名义，并带领随员侦察参谋翟许友进城的。”

午城歼敌日记

肖 华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四日

今天是半月来行军作战的一天休息。

下午我们旅直属队和当地的友军、民众进行联欢。久被战争影响而萧条着的汾西县勍香镇，今天好象有了点生气，火线剧社的歌舞，台下观众雷鸣似的掌声，把这一带的沉寂打破了，决死队的同志热烈的喝彩，与会的全体军民在欢乐声中更加兴奋了。

近黄昏的时候，忽然接到师部的电令，说是昨天由临汾增到蒲县城的敌人，其先头日军五六百已向隰县午城镇前进，在十二点时和师直属队遭遇，我师部警备连占领午城镇东北的高地，抗击敌人，激战两小时，毙敌百余，后因敌后续部队赶到，兵力超过我们十倍，警备连方撤至午城西北高地与敌对峙，以便迟滞敌人西进，掩护我军主力和友军运动至机动位置。并令我旅六八六团迅速赶回义泉镇地区，准备打击西进之敌，粉碎敌人进犯延安之企图。六八五团已与师部隔断，在诸正村、黄头村之线宿营。

正在兴高采烈的会场，突然变得异常紧张，有位小同志从幕布里跳出来，发出一段激昂的闭台词：“敌人又向西进攻了，战争迫使我们今天准备的新剧不能满足诸位的热望，让我们打了胜仗再来开祝捷同乐会吧！”

老百姓都成群结队地跑到村口欢送我们，他们的脸上很严肃，看得出他们对我们是怀着如何强烈的关切和热望。

天布满了乌云，万山丛杂地耸立着，部队沿着山谷向西行进，廿四时到达上儿岭、上下庄之线进行大休息，八个钟头好容易走了白天一日的行程——六十里。

三月十五日

天明。部队继续西进，太阳的热力比昨天稍强，道路上被荡起一线黄色的尘土，使大家燥热得不停地流着汗，部队越走越快，两个钟头才行一回休息。

便衣、骑兵、步兵、炮队、行李、骡马蜿蜒曲折十数里，通过义泉镇，十五时到达上下桑峨、下寺徒一带宿营，行程约八十里。

三月十六日

四时接师部电令：“大宁毛阻山均有友军阻敌西进北上，我军目前应尾击侧击敌人，配合友军消灭该敌，并打击敌增援后续队，滞阻其先头。”

根据师部的意图，部队于七时出发，到马路以北上下龙花一带集结，派出通蒲县城、午城的侦察，同时与原派往蒲县城公路以南的游击支队取得联络。

旅部到达隐蔽位置时，敌机一架由低空向午城飞去，但没有发现我们。

夜半时，六八五团已转至大宁午城之间，被拦阻在午城的敌十一师团兵站分部，今天西进到罗曲镇时，突遭我军猛烈侧击，两百多敌人，百余匹骡马，没有跑掉一个。

三月十七日

大宁的敌人为了掩护他后续辎重汽车西进，派了五六百人，附炮两门，回头来攻我六八五团上下乌落阵地；同时蒲县城的敌人也用六辆汽车步兵，护送汽车队西开。但大宁的敌人已被我们六八五团打退了；蒲县城出来的敌人和七十多辆汽车来到井沟以西午城附近时，已被我截获六辆；午城的五百多敌人，和本日增来的

汽车队，已全部陷于我东西夹击的包围中。

午城镇处于吕梁山脉中南部的山腹，是三条汽车道的交叉点。我们为了配合友军，消灭西进敌人，切断敌人后方联络，使西进到大宁的敌人陷于孤军深入，决心由六八五团及六八六团各一部，强夺午城镇。

六八六团三营的同志，一得到要他们准备攻击的命令，都兴奋得不得，政治部的同志早已在连队进行了夜战的动员，每个人都抱着誓死必胜的决心。大家提前吃了饭，每个人的左臂都捆了一块白布，在四点钟接到夜袭的命令时，部队便迅速出动了。翻过了两道深沟，飞也似地到达了午城东南的预定集结地。

今天的夜特别黑，敌人似乎是因连日挨打，比以前稍有准备。八点钟时，六八五团的两个连从东北向午城打来，向北面山上固守工事的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六八六团的第三营，象夜老虎一样从西北向东猛扑，轻易地就将敌人工事据点占领，把街上敌人全部肃清。

敌人的汽车队发抖了，在很狭窄的沟地内发出悲惨的吼叫。手榴弹打得他们车灯不敢开，车道摸不着，在河沟内乱碰乱撞。结果前面的迷失了方向，后面的跟着全部误入我军出击沟地。

七十二辆汽车，三千包大米，和许多其他的军用品，全部被我缴获。

十点钟时，北面高地上放出了巨大的火焰，华丽的火舌舐着黑的天空，都是在表示胜利的信号。

三月十八日

临汾的敌第八师团（第一〇八师团）星夜西开驰援，六百步兵、两百骑兵和一中队炮兵，在今天六点钟，由蒲县城经薛关镇向午城前进。

我们以六八五团担任控制午城镇和牵制大宁可能西进的敌人，六八六团则迅速地在拂晓前赶到佛连里附近集结，以一部分

埋伏在井沟、张庄以北的各条小沟内，汽车道以南孙庄的游击队支队埋伏在南面的山上。

敌人因前几天吃亏太多，今天行进得很缓慢，一面用火力搜索，一面行进，他们的一兵一枪都被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十点钟，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到井沟、张庄，他们看到狭窄的沟地，看到昨天在张庄被我们打死的死尸，忽然被吓得停止下来，由一路队形变成了三路三路密集队形，并且向东南面山上打了几炮。我们埋伏的部队离他们虽只有两百米远，但并未暴露。

敌人又继续前进了，他们缓缓地走着，象是有点安心了，但两面的山头上沟道里，突然飞出了成群的手榴弹，似雨点样的机关枪子弹密集地射了过去，把井沟、张庄的五里长的汽车道上打得灰尘弥漫。

敌人被我们冲得异常混乱，他的先头部队占据井沟、张庄的石崖及井沟、张庄以南的龙王庙与我对抗，四门大炮猛烈地向我轰击。约一点钟后，敌人的轰炸机六架从东飞来，疯狂地低飞向我轰炸，连续投弹一百多枚，大炮也凶猛地向我射击起来。这时被夹击的敌人则乘机数次猛烈突袭与我肉搏，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我们指战员在敌人猛烈的轰炸炮击下，英勇地向敌人进行肉搏冲杀，打垮了敌人的数次突围。这时我们六八六团的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自坚、党的书记肖志坚及营连干部大部伤亡了，战斗已更加激烈地进入到要决定胜负的时候了。这时共产党员自动地起来代理了干部，鼓动大家向敌人冲锋。

“同志们，不要怕敌人飞机，坚决消灭地面上的敌人；敌人想反攻，我们坚决用反冲锋，用刺刀，用手榴弹解决他。我们不怕牺牲，要争取最后胜利啊！”

敌人的飞机接连来了两次。在下午五点钟，我们汽车道以南的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配合北面的主力向敌突击，战士们用刺刀、用手榴弹冲击着那些企图顽抗的敌人，冲杀的声

音在山谷中在沟道里激荡着。

黄昏时，龙王庙、井沟一带的敌人全部被解决了，五百多个鬼子，把三门沟撤下死去了，使庄的一百多个敌人，也被打死了一大部分。

在浓浓的暗夜中，战场的井沟好象大都会的夜市，一堆一堆的火光照耀着搬胜利品的部队，来来去去地忙碌着。两百多匹战马，两百多支步枪，五百多件日本大衣，六百多床毯子，成千上万的子弹和其他军用品，还有那一辆辆汽车，使得搬运的部队一直忙到天明。

三月十九日

东方露出了淡淡的鱼肚白，起伏的山峦在晨光熹微中显得傲岸而挺拔。望着行进在山峦中一个个战士的雄赳赳的身影，我忽然想到，他们不也是山么？傲岸、挺拔、勇敢、坚强，迎着狂风，顶着寒流，挺立在祖国的大地上，用自己的胸膛和刺刀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长城，保卫着延安，保卫着祖国。在她的面前，敌人“武运”不长久，丧尽“军国魂”，而我们正朝着光明大步前进。

太阳露出了笑脸，新的一天开始了，这一天又是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开始的……

人民日报编者按：肖华同志在弥留之际，曾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在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委时写的战地日记，选几篇寄给人民日报发表，以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根据肖华同志遗嘱，本报特将《大战午城》刊登在这里。

（原载《人民日报》1985年8月23日第4版，题为《大战午城》。作者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同志已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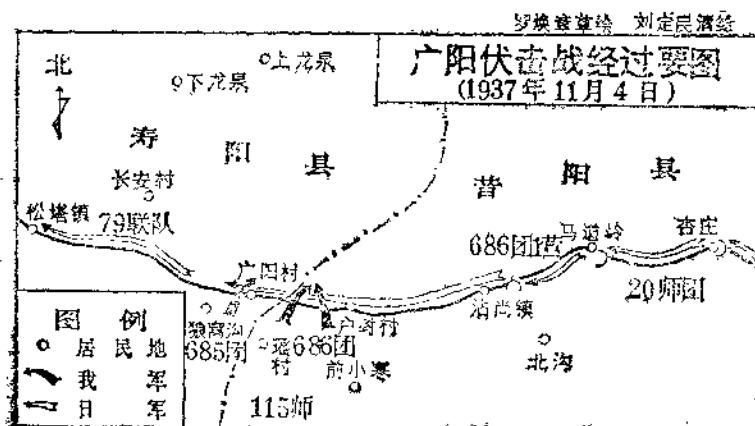
广阳伏击战

罗焕章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沿平绥铁路发起战略进攻。在夺取张家口及平绥铁路东段后，分两路向晋东北逼进，企图夺取太原，以配合其主力于平汉铁路沿线的作战。进入晋东北的日军主力第五师团，在平型关被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灭千余后，配属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堤支队等部，于十月中旬向友军忻口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由于我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在忻口东西敌之侧后广泛袭击，并成功地切断了忻口经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以及忻口经雁门关和经朔县至大同的铁路、公路交通，日军正面又遭到友军的顽强抵抗，进攻忻口之敌经二十多天苦战，伤亡惨重，一无进展，后方交通断绝，粮、弹、油料等供应濒于中断，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为挽救其晋北作战的危局，立即命第二十师团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进，命第一〇九师团一部由元氏经赞皇、九龙关向晋阳突进，妄图直插榆次及太原以南，钳制忻口友军行动，策应第五师团的作战。日军采取这一新的行动，使晋东娘子关方面的作战趋向紧张。由于友军对娘子关防御部署较晚，防守部队刚进入阵地，敌人先头部队开始向井陉发起攻击，旧关很快失陷，敌向娘子关迂回，形势对我极为不利。为配合友军阻止和迟滞敌由娘子关西进，稳定晋东战局，争取忻口作战的全胜，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总部及第一一五师（缺第三三四旅）立即由五台地区南下娘子关。不料友军竟于十月二十六日放弃娘子关一线要隘阵地，向后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同时，

敌由正太铁路以南沿测鱼镇迂回之纵队，已进至平定东南地区。我一一五师主力遂于十月二十九日由阳泉以西通过正太路，三十日，进至上下龙泉、沾尚一带，寻机打击进犯之敌。



十月三十一日，日军先头侦察分队向昔阳以西之马道岭前进，与我军警戒部队接触后，即向白家掌方向缩回。第一一五师首长判断敌左翼沿平定以南迂回之纵队，必将沿马道岭、广阳大道西进。该道蜿蜒于山谷之中，便于我军隐蔽设伏，决定以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占领大道以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向广阳村以东突击，以第六八五团主力占领狼窝沟北山，向广阳突击，聚歼日军于广阳以东的狭沟中。这一作战计划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于是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立即展开。十一月一日，第六八六团一名团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化装的侦察连，进至马道岭以东，监视日军的行踪；同时，各团进至展开地域，勘察地形，部署兵力，研究突击方案；部队召开各种会议，进行战斗动员，讨论战斗的目的意义和完成任务的措施；担任迟滞与削弱敌人、掩护主力进入伏击地区的第六八六团第二营，则迅速进至昔阳以西之杏

庄、马道岭、北沟村构筑阻击工事。

十一月二日十三时，敌第二十师团先头部队第七十九联队向杏庄开进，当敌进至我阻击阵地前百米以内时，第二营第五连突然向敌开火，敌仓皇抵抗，并连续组织反扑，我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将敌击退。随后，即向马道岭转移，与营主力一起继续抗击敌人。敌遭我打击后，前进速度减慢，于十七时左右进至马道岭。此时，我荫蔽于该地两侧的部队，又给敌以突然打击，敌以十余门火炮掩护步兵向我第二营阵地连续攻击。我以炽烈的交叉火力给敌人以大量杀伤，迫使敌后退。时值黄昏，第二营乘黑夜转移至路南北沟村北山，于次日拂晓归队。此次阻击共毙敌八十余名。三日，敌由马道岭向广阳前进，因沿途不断遭到袭击，纵队只能缓慢向前蠕动，整天只爬行了十公里，当晚于广阳宿营。我军以小分队连日对敌阻击、袭击，一则使敌疲惫，并为我主力部署争取时间；二则使敌麻痹，误认为遇到的仅是小股游击队，不足为惧。因此敌大队及辎重即放胆而进。

四日十三时，当敌先头联队由广阳西进至松塔镇以西，其骡马辎重正在广阳以东徐徐行进时，埋伏于广阳南山的第一一五师主力，在统一指挥下，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向敌袭击，敌伤亡惨重，顿时混乱。我伏击部队乘机迅猛冲向山下，将敌切成数段，逐个攻击。第六八六团第一营迅速将敌两个步兵中队包围，敌企图抢占路旁矮坎与我顽抗。第一营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敌展开冲杀，以白刃格斗歼灭敌两个步兵中队。敌三百余人的掩护分队一举被歼，敌辎重队更加惊恐，四处奔跑，落荒而逃。此时，我突击部队以排、班为单位，逐段逐片包围、搜索敌人。有的敌人成伙躲藏在石崖下或窜入附近村庄内，也在我军穷追猛打下大部被歼。当广阳以东敌之后尾部队被歼灭后，我军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广阳以西松塔方向追击逃敌，并打击可能由松塔回援之敌。追击部队急进十余公里，当进至长安村以西时，与回援之敌遭遇。

我军抢先占领大路两侧高地，先敌开火，使敌处于被动挨打之势。激战至黑夜，我军撤出战地，转入山区。是役，第一一五师歼敌一千余人，生俘日军军曹加藤信夫以下三名，缴获骡马七百余匹，步枪三百余支，炮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此次战役，我军伤亡二百余入。敌人遭此严重打击后，不敢孤军冒进，到达松塔镇的两个联队亦于六日退返广阳，以接应后续梯队前进。七日，我一二九师在一一五师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伏击敌人，毙伤西进之敌二百五十余人。广阳伏击战使敌人不得不夹起尾巴绕道上、下龙泉而行。

我军于广阳的成功伏击，不但使敌遭受了严重损失，而且迟滞敌军行动达一周之久，因而，使娘子关友军免于被敌围歼，得以顺利转移。广阳伏击战的成功经验在于：选择了良好的伏击地区，该地山高谷深，路南山坡树木丛生，既便于我军隐蔽设伏，又便于沿谷道向大路突击和发扬我短兵火力，对敌军的展开和机动极为不利；选择了好打的敌人，放过敌先头之战斗联队，打敌行军纵队的后尾，以我之优势对敌之劣势，不打则已，一打必歼；采取出敌不意，侧翼袭击的战术，以勇猛的战斗行动，速战速决，四个小时解决战斗，使敌来不及调头援救。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

一九三八年翼城抗日活动

贾启允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侵占太原后，南同蒲路沿线原阎锡山委任的各县县长纷纷撤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各县（牺盟会）抗日力量大大发展起来，政权也开始向抗日势力方面转移。

我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接到牺盟总会的任命，由闻喜县牺盟会调到翼城县任公道团县团长的。到翼城后，即与中共县委书记阎紫琴、县牺盟特派员李中垣（当时叫李丙辰）两同志接上关系。当时这个县的公道团和牺盟会已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在中共翼城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不久，又由上西派来了公道团副团长朱秉敬（今名朱平山）和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王彦才（现已去世）。他俩都是青年人，抗日热情很高，与我们合作共事，融洽相处，并且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翼城县几个主要工作干部之一。

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上山打游击。我承担了把县仓库的粮食向山里转运的任务。这开仓运粮实际上也就是分粮给群众。因为要发动群众用牛车搬运，少部分运到曹公村村公所保管，大部分则须让群众拉到自己家中收藏。我想不管运到那里，总比放在县城被日军夺去的好。不料为这事县长张青樾竟向阎锡山发电告了我的状。但没过几天，日军已从太原出发，向晋南、晋东南进犯，张青樾携带县政府的印章、财物和公款逃跑了，旧的县政府就此解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正当此时，山西抗日青年决死三纵队由寿阳县路经翼城县到王屋山区打游击。纵队政委兼山西第五专署专员（即长治专区）戎子和同志在翼城接见了我同李中垣、阎紫琴等同志。我们汇报了县长张青魁逃跑及我们的工作情况。戎子和立即指定李中垣为县长，指定我接任牺盟特派员工作。并指示我们带领全县工作人员和县自卫队上山打游击。戎子和走后不几天，大概是二月底三月初，日军在南同蒲线上已经占领了临汾，东路敌人也已到了沁水，指日可到翼城。我们便带领县机关人员和县自卫队转移到三区甘泉村。由于过了两天还不见日军到来，李中垣县长想回城里动员尚未转移的群众出城，不料刚走到涂史村一带，便同日军遭遇，李中垣负伤被日军俘到县城。这时在甘泉住的旧政府人员，听到敌人来了，便一哄而散。只有我同县牺盟会几个主要干部朱平山、陈新、崔耀先、韩明、阎紫琴等同志，带领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一百来人转移到山区曹公村。

当时驻在曹公村的有决死三纵队的戎子和、董天知，民大四分校的杨献珍和牺盟会中心区的同志们，还有国民党第十四军李默庵部。我们在那里住时，中共晋豫特委宣传部长李哲人，还有吴云瑞同志也在那里。李哲人召集吴云瑞、阎紫琴同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中共曲、翼、绛三县中心县委，由吴云瑞任书记，阎紫琴任组织部长，我任武装部长。从此，我对外就是翼城县牺盟会特派员兼县自卫大队政治主任，主要负责组织自卫队和群众工作。

过了几天，大概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底，董天知同志指示我带领牺盟会干部和县自卫队下山打游击，同时为决死三纵队筹集粮草。我带着自卫队从曹公村出发，第一天行军到小庙村以北的一个小山庄，打算在那里休息一晚，了解一下山下的情况，再决定动向。不料晚饭后，县自卫队在几个班长的煽动下，竟被拉到县北一带当土匪去了。这些人原来都是些旧警察和散兵，还没有来得及改造。此时此刻能打游击的暂时只剩下我同朱平山、韩明、

陈新、许国青几个人了（阎紫琴当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活动，他同吴云瑞从事党组织工作）。我们当晚转移到小庙村。以后就以小庙村为立脚点，开展群众工作。当时牺盟会在山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并不大。由于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政权在群众中的权威还是很大的。不用政府名义在群众中不好工作，特别是为军队筹集粮草更困难。县政府的官印被张青樾带走了，没有县印怎么办呢？无意中我们找到了一块青田玉，又找到了一张旧县政府的布告，便仿照布告上原县政府的印章图样刻了一颗“翼城县政府”的官印。此后就用这个印章发出通知，征集粮草。这样，翼城县抗日人民政府就在小庙村成立了。它不但给部队征集到不少粮草，而且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当地的一些青年纷纷出来参加工作，抗日的队伍迅速扩大了。王彦才同志在日军来后隐蔽在芦家坡，知道我们在小庙村后，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还得知李中垣同志被俘后，从城里逃出来在官庄村张国声同志家养伤，便派人找到了他。被几个坏分子煽动拉走的县自卫队，在县东北一带活动，如同老鼠乱窜，到处挨打，实在混不下去了，得知我们在小庙打开了局面，有粮有草，有群众，一天晚上又拉回来找我们。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决死三纵队董天知同志，在他的协助下处死了两名坏分子，其余的仍留下参加抗日。

大概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底、五月初，翼城县城的敌人收缩到同蒲线上，城里仅驻着一支从河南逃来的部队，为首的叫张人杰。城北一带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刘戡的部队。我亲自到县城同张人杰接头，告诉他我们是地方政府，他们部队的粮草由我们负责供给，不准他们直接向人民群众要粮草。并说县政府要搬进城里，请他们转驻城外。张人杰部队走后，我们回到县城，大概是五月间了。日军来时旧县府走散的人员，这时又逐渐集中起来，李中垣同志也回到县城，县政府组织机构正式成立。阎紫琴同志挂个县政府民运科长的名义，主要从事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我仍